論二十二首　戰十三篇

論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
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
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
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
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
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

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
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
王不討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
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
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
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
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
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
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
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

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

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
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
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豈
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
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
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

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
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
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
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
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
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
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
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
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illegible]條
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illegible]

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
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
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比
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
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
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
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
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
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

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
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
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
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
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
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
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
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
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
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

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習耳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
軋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
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
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

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蓋十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畱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乎齊潛主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

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

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之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指必齧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也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哉

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

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以知之
闕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以
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一無士字）之世子未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
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
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
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illegible]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illegible]

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
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
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
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
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
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
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

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命與
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
則以禮從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
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
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
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
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
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
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

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illegible]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illegible]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

讒桓雖亢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illegible]難[illegible]
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則[illegible]
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少[illegible]
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illegible]
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爲[illegible]
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而[illegible]
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illegible]
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illegible]
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illegible]
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illegible]

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
醫者與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
有客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
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
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
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舍
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之
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illegible]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illegible]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

小之然其事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其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此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

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
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
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
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
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
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
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
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

甫楊國忠雖有安禄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
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
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
元海禄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
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下字者上
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
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
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
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
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

以讒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
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
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
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人[illegible]
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明
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
食節聲色而已節愼在未病之前而[illegible]
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
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
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不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

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知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

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

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
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
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
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有
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
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
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
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
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

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

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

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
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
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
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
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
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
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
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
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
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

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
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以
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
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
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
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
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
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

永

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

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
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
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
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
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

不是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淸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illegible]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illegible]

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二
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
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
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
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泄冶乃可耳至於子
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
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
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
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

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

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

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
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

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

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

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
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
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屛至於七國皆稱
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
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
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
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
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
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

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

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
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
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
絶仁人君子恐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
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
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

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

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爲
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
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
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
聰明人傑也奴僕薫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
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
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
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

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

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争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
丈夫也哉增年巳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
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
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
哉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
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
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
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
哉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義

乃言底可績

可言今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効於民其下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言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

其二一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眞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舜禹臯陶之成功其

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宜
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
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皐陶之言可以底績者推

堲讒說殄行

書云朕堲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
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
堲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
焉齊桓公欲用竪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
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
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

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眞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奇常之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効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
用治亂之所由出往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出
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顔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
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
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
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
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
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

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於[illegible]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illegible]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畧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

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疎求無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況不乎苟出於德失猶君子也況不失乎由此觀之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

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能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

也可刼以兵不知其戮齊僂如殺犬豕此豈[illegible]
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illegible]
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甚
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
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月勞
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
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
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

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皐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夜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者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

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星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鬬傷此所爲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効亦可以槩見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必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

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荅衆心明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思以是知恭之大者益堯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

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

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稽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廸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

不容髮矣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眞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紬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詎今
之所謂求也孫寳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一不
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
衆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
善導亦歛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
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
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
以爲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百二十甕棟宇之始

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葢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

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矣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羣飲

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汚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

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論語義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

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

趍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趍避而真僞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徤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

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尊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

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廢立不足故也武帝
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
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
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
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
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
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

胥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賚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

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茍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己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己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爲

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illegible]

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倭人之心蓊蓊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眞人之與倭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墮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始學道而問已不情倭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學
也情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
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
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
月而復往見蹷然為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

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寶藏也昏昏默默者其

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殺之道也曰道止此

乎曰窈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為

道則窈冥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

體窈冥昏默之狀以入于精極之淵未有不得

夫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偽也故窈窈冥冥

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無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晝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于道若是數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氣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練變化堅氣而凝物也葢必有方矣然皆不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為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為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成與毁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見土

皇者其精王者其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

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　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

乎人其盡死而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

失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

也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雖異吾不知稽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也歟

三傳義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

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昔大季友竪生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備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

感而衆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徃感而衆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
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
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
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
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於諸
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
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
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
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
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

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特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始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

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

不服者近乎隕賊賢害民者近乎僻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蕩壞矣故侵伐之閒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敺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畧而不書以謂敺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或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於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

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得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絶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

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

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

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
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
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
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
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
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
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
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

加曰又雩記旱也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黃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

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

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於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

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於六月而

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illegible][illegible]
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illegible][illegible]
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illegible]
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嗚呼昭公
絶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
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
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

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

以爲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復大有年愚以爲非也
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初稅畝後又
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取復古
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謹對

解一篇

易解十八變而成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
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
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本之圖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稺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等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

千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离兌之象也巽离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

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餘皆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

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

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

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

五則九其一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

八卦焉人莫之見也變之以有多少其一變也不

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